

閒話桂系人物 (二)

李 潔

黃紹竑的早年

充當連附開始帶兵

黃紹竑在保定軍校畢業後，照例要分發到各省各部隊去當見習官，分發的地方，雖說由各人填寫志願，而大都都分發回本省，因當時陸軍部對於造就之陸軍學生，尚未有一個如何使用的計劃；而且北洋政府對於軍官學生根本上就不信任，所以分發到各省去，任由各省當局自由錄用，意思亦即任由這班學生自尋出路。

民國五年底，黃紹竑乘津浦鐵路南下。此路通車不久，一切都還很簡陋，行車時，顛簸得很厲害。到南京，轉車到上海，完成了一次新的陸路旅行。在上海，改乘輪船，直駛廣州。這時的廣東督軍為陸榮廷，職位是不久以前從擁護帝制的龍濟光手內奪來的，曾經過大半年的戰事（即所謂討龍之役），戰爭停止尚不多久。黃到家時，已經臘盡，遠方遊子，千里歸來，天倫之樂，非筆墨所能形容。黃紹竑自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負笈遠遊，至是整整八年，中間雖經過不少的困難波折，而在學業上，總算告一段落。黃紹竑在家逗留不久，就動身到南寧去報到（廣西新遷的省會），在邕江的北岸。有小汽船東通梧州，西通龍州與百色，交通頗為方便。由他家鄉到南寧

，多先到梧州，再搭輪船西上，經過藤縣、平南、桂平、貴縣、橫縣、永淳等縣，全程約五百公里，為西江上游最長的航線。河道平暢易行，祇有橫縣下的伏波灘，最稱險峻，破舟傷生之事，時有所聞，行旅至此，多有戒心。灘下常設救生公所。廣西遷移省治，是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諮議局提議。其理由是由桂林太偏東北，交通不便，軍事政治都難顧及。全省贊成者，多為大河一帶（即梧州、潯州、玉林、南寧、龍州、百色等屬）的議員，此為當時諮議局一個重要的爭辯案。後因政局改革，遂無結果。民國二年後，陸榮廷主政，乃將此案重提。陸榮廷南寧武緣縣人（後改為武鳴），主張遷治最力。省會乃隨其人而遷至南寧。到了民國二十五年，又遷回桂林。

陸榮廷在民元前，已官至提鎮地位。在民族革命高潮澎湃的時候，他的思想也多少受到一些影響。廣西宣佈獨立，陸榮廷是一個重要角色。沈炳堃在王芝祥離桂後，陸榮廷以副督地位，又為廣西人，受桂林人擁護得任都督，由於廣西內部情形原極單純，辛亥首義後，新軍及各省在廣西新舊人物多已離桂，陸榮廷以舊軍之領袖，經民國元、二、三、四年之經營，成立一個完整之力量，不但許多廣西人擁護，亦為他省所重視。

袁世凱帝制發生，龍濟光盤據廣東，逞兵殘暴，效忠袁世凱。唯有陸榮廷之力量，足以討龍。亦唯有廣西地位，易於攻粵。因此胡漢民、梁啟超風塵僕僕，遠道入桂，思利用陸榮廷之力量與地位討袁、討龍，遂啓陸榮廷軍隊入粵之始。龍濟光既去，陸榮廷勢力更伸張，而至掌握全粵。護法軍興，力量更發展到湖南。此為陸榮廷之黃金時代，亦為粵桂戰事之開始時期。

當時廣西督軍為陳炳珉，省長為李靜誠。陸榮廷入北京謁見黎元洪總統。出京後，即奉令為兩廣巡閱使。陸榮廷於民國初年，將廣西陸軍編為兩個師，皆係以原有之巡防營改換名稱而已。第一師師長陳炳珉，後改陸裕光（陸榮廷長子），第二師師長譚浩明。因為編制複雜，即在同一部隊中，其官兵多寡，亦有不同。所以陸榮廷當時究竟有多少兵力，很難知道。據估計，民國五年以前不過兩萬人，民國五年以後，在粵逐漸擴充，總計也不過五萬人。

廣西陸軍中學第三期的畢業生，部分分發在廣西陸軍第一師見習。當時廣西的軍隊，以防營佔大多數。陸裕光的陸軍第一師雖號稱新軍，亦甚腐舊。旅團長及許多幹部，都是舊軍翻新的。組織不健全，人數不充足，不但陸軍中學第三期

新畢業回來的軍官學生無法安插，就是畢業了悠久的第一、第二期的學生亦仍充當見習官。所以大家對於前途，非常失望。

在見習期間，因空閒無事，黃紹竑常到同鄉盤珠祈處談天。盤是前清的秀才，後來到美國去留學回來的。既是秀才又是西洋留學生，很受黃的崇拜；曾請教治學的方法並介紹一些增進學問的書籍。盤珠祈說：「學問的範圍太廣泛了。目之所見，耳之所聞，無一不含有極大之學問。你不要以為我留學回來，便有什麼了不得的學問，其實我僅僅是學了一些農業的專門知識，其他學問，種類繁多，不論泥水匠、木匠和一切農工商礦人等都各有其專門學問，不是一個人可全部學得了的。正如你在軍官學校畢業，在我看你，你就是一個軍事專家；但是我相信用在軍事範圍之內，就未必學得完全，何況其他部門。」他並且說研究學問，應向平凡的生活去追求；能夠體察日常生活之中的種種道理，便是很高的學問。他又表示，別以為他是一個秀才，便有很大的中國舊學問，秀才不過會做兩篇八股文章，根本談不上什麼舊學問。即使精通舊學，而此等學問，亦祇是在倫理上有一些當時的時代價值而已。他說：「你說要我介紹學問的書籍，我實在不能指定某一種書可以介紹給你；歸根一句話，你所需要的學問，是要你自己實際生活中去追求。」黃紹竑聽了這番道理，覺得很對。這年夏間，廣西當局創辦陸軍模範營，作為改造舊軍之基礎，同時尚可安置陸大及保定軍官學生，由甫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來的馬曉軍主其事。陸軍模範

營成立，馬曉軍任營長，馬子駿為營附，羅經為副官，朱為珍、曾致沂、黃旭初、蘇端為連長，黃紹竑與白崇禧、徐啓明、余志芳、鄭昌榕、許漢深、夏威、周已任、張守義（即張淦）、陽鑑、況永、陽應照、李先復、潘啓堅、杜柏、楊幹、況淑、廖先、梁朝璣、黃中聰、徐耀祖、馮毅剛、黃駿等為連附。這種不按編制的許多連附，完全為安置無工作的學生而設的。招考學兵六百餘人，多為高小畢業生。並由第一師抽調優秀士兵，先期加以訓練，派充班長。故幹部士兵程度，水準頗為整齊，實不愧為當時之模範。黃紹竑在第三連充當連附，連長為黃旭初。李先復、潘啓堅、杜柏、況永、楊幹、況淑也都充當連附，同在一起，這是黃紹竑帶兵生活的開始。那時他無論在管理方面、訓練方面，都很用心去研究學習，經驗與學術增進不少。所以在短短的三個月中，頗能把握士兵心理，而得到信仰。同時由於黃紹竑勇於負責，故亦頗得同事們的敬佩。

策騎渡水險遭滅頂

民國六年的秋天，模範營奉命出發湖南，由南寧乘汽船到平南、藤縣間的濠江圩登陸，經蒙山荔浦湯湖而到達桂林。在桂林稍事休息，再經靈川、興安、全州而到達湖南之零陵。模範營因成立未久，訓練未完，而學兵皆為學生，年輕體弱，官長經驗亦少，在長途之強行軍中，自然暴露很多的缺點，而以士兵落伍為甚。到達零陵後，奉令留駐永州，繼續訓練。在永州訓練期中，營內增編機關槍一隊，黃紹竑與白崇禧、夏煦蒼

（威）請求調為該隊隊附。因隊長無適當人選，懸缺。凡事皆由黃某三人商量辦理，開部隊無首長之先例，為奠定統一桂局合作精神之基礎。不久，三、四兩連調駐祁陽，黃紹竑乃離隊，仍回到第三連服務。

北洋政府毀法，部份國會議員南下，以護法名義在廣東組織軍政府。而出兵湖南，則由於湘軍之驅逐湖南督軍湯銘鎔。湘軍力薄，屢戰不利，被迫退到寶慶及湘南一帶，乃聯合兩廣桂軍，以護法名義，出師北伐。兩廣桂軍恐北洋勢力南下，同時亦可向湖南發展其勢力，所以願意合作，雙方真意固無不關護法與毀法。湘軍得兩廣桂軍增援，得將北洋軍隊及湯銘鎔驅逐，收復長沙，挺進岳陽以北；譚浩明以廣西督軍之地位，率兩粵桂軍入湘，一切均由其支配。到零陵後，被推為護法軍湘粵桂聯軍總司令。

譚浩明抵長沙後，因原有衛隊皆為防營舊軍，難免貽笑大方。其左右獻議，聯軍總司令部應有訓練成熟紀律良好之部隊，作為衛隊，以壯觀瞻。乃令模範營開赴長沙，改為湘粵桂聯軍總司令部衛隊第一營，馬曉軍升為副司令兼該營營長（陸軍模範營番號取消），除擔任警衛之外，就是糾察市區之軍風紀，頗得好評。

在長沙不久，湘粵桂聯軍就在岳陽羊樓司附近潰敗了。潰敗的原因，一則是吳佩孚部隊的增援。吳佩孚所部，素稱能戰，粵桂聯軍自難抵禦。再則是由於內部意見不和，譚浩明不學無術，徒以桂軍勢力坐上聯軍統帥地位，自難得湘軍之擁戴。加以內部人才缺乏，因而入湘後種種措施

，每爲湘人所不滿。聯軍戰線，遂告瓦解，自岳陽潰退，直至衡山，方能收拾隊伍，略事抵抗。吳軍節節進迫，佔領衡陽後，復追至祁陽與零陵間之黃姑嶺，始行停止。

衛隊營皆未參加戰鬥。桂軍自經此次失敗，始漸感舊軍之不能作戰，對新軍觀念改善。因而從衛隊營調去很多學兵，到舊軍去充當教練，並調若干官長到部隊去當參謀。人事頗多更動，黃旭初升爲營附，白崇禧升爲第一連連長，張守義升爲第二連連長，黃紹竑升爲第三連連長，夏威升機關槍隊長，營長仍爲馬曉軍。民國八年三四月間，吳佩孚和陸榮廷彼此獲得諒解。吳軍退出衡陽，桂軍退回桂境。一場護法戰事就此結束。

黃紹竑平日無他嗜好，唯愛馬成癖，視馬匹無異良友。當排長時與白崇禧、夏威等人各一騎，互相競賽。照陸軍規則，步兵下級軍官，本不准乘馬。馬曉軍營長因爲取締乘馬，甚至說要拿刀來斬馬脚。但是他們仍多方設法，得以保留。其後在柳州附近，黃紹竑復以重價購得駿馬一匹，由柳州至南寧，沿途多係丘陵波狀地，道路寬廣，甚合馳騁。黃紹竑和白崇禧並轡前驅，行至牛岩圩附近，適值大雨，山洪暴發，路被水淹，有如湖沼一般。黃紹竑仍涉水前進，愈進愈深，竟至沒頂。白崇禧先出險，黃紹竑本能泅，但因全身武裝，無法用力，浮沉者再，乃大呼救援。白崇禧喘息之餘，亦爲武裝所累，不能下水。岸上牧者見有人求救，反而逃避。黃紹竑見求援無望，忽生急智，乃閉氣下沈，幸足可及地，將武裝解除，游至對岸始得脫險。

夜襲山窟肅清土匪

當時左江土匪猖獗，同正、扶南、左縣、崇善、綏濠等縣情勢甚急，乃派馬曉軍率隊進剿。初到時，因諜報佈置未妥，地形不明，無從着手，土匪劫掠如故。地方人士對於陸軍學生所訓練之新軍，多認爲不能剿匪，而橫加譏笑。同時各縣土匪，總數雖僅有數百，而分幫十餘，日散夜聚，最不易找到攻擊目標。尤其是在駐有軍隊附近的匪幫，早已散而歸農，無從分別誰是匪，誰是民。經過一個月的功夫，弄清匪情，實施夜間遠襲，因爲日間進兵，匪皆聞訊避去。

第一次夜襲，就選擇離駐地四十餘里從未有軍隊到過之一處匪窟爲目標。隊伍在夜裏十一時出發，經過許多崎嶇危險之山隘，到達目的地時，已將拂曉，數十名土匪立即逃散，匿於附近山地，黃昏後，復集合起來，向我駐地襲擊。幸警戒嚴密，未爲匪所乘。土匪僅有數十人，却使用兵力三連之多，雖勝不武。次日，在匪村內搜得破槍數枝，並捕獲匪的村甲長數人。乃多方渲染，向軍政當局報捷邀獎。黃紹竑心中不免暗自慚愧。從此也就清楚地方政府及防軍剿匪是怎樣向上峯邀功的辦法了。不過此後，這種夜間遠襲的方法，對剿匪確屬有效。土匪根本不敢對官軍作正式之抵抗。有一次，黃紹竑親率一連部隊，一夜之間行軍九十里，遠襲匪寨，拿獲匪首，次日仍回到駐地。用此法襲擊，在兩個月之間，就把五屬的土匪全部肅清。當時軍隊紀律嚴明，不准燒房屋、不准亂開槍、不准擄財物。軍隊入屋

搜查時，必須保甲長陪同。任務完畢未離村之前，集合隊伍，召集村民，公開檢查後，方率隊回防。所以人民對部隊非常信任，一有匪蹤，無不立刻報告。五屬自此以後平靜了。當部隊回南寧時，五屬人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。

新軍不能剿土匪，爲當時社會上之誤解。其實，舊軍剿匪多與匪通聲氣，兵來匪去，兵去匪來，爲彼此會心的作法。官軍則藉此而邀功，人民乃因此更受其害。剿匪成功後，馬曉軍升爲陸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，仍兼任衛隊營營長，這年冬季開赴柳州駐防訓練。

在柳州駐訓不到兩個月，又奉令開赴廣東的肇慶。原因是桂軍在粵，時遭粵人與粵軍之反對。自陳炯明被迫率部赴閩邊後，繼任省長爲李耀漢。亦因種種關係，和桂軍不睦。因此桂軍乃派軍隊向李耀漢之家鄉新興縣進攻。黃紹竑到肇慶的時候，去新興打李耀漢的軍隊已經勝利回來。他們每隊都擄了很多的「戰利品」，第二軍（林虎所部稱第二軍）一個軍官說：「從前討龍之戰，有護國軍的名義，入湘之戰，有護法軍的名義，師出有名，所以官兵都很勇敢，紀律亦易維持，這次作戰，沒有什麼名義可言，祇有准許他們『發洋財』（即是任意擄掠)，才可以鼓勵士兵的勇氣。」軍隊要師出有名才能勇敢作戰，軍紀才能確切維持，這一點不錯；至於要以「發洋財」來鼓勵士氣，那就不對了。這位軍官的見解，真可以代表當時駐粵桂軍的風氣。後來東江之役，也因同樣的作風，引起東江人民之強烈反抗，而與粵軍聯合爲敵，以致全局失敗。桂軍在粵的失

敗，不是在兵力的不足，而是在軍紀太壞。不過當時桂軍亦有一少部份軍紀是好的。在廣州撤退途中第一軍的士兵，因為掘取人民的蕃薯，而為軍長馬濟民所槍決。奈因壞的軍隊太多，少數好軍隊，亦被反對者一筆抹殺了。

部隊表現確有訓練

黃紹竑在肇慶住了大半年，那年中秋節忽然奉命開赴廣州。這是他第二次到廣州，與前數年的景況大不同了，路面寬闊、交通便利、市面繁榮。這都是楊永泰、魏邦平不顧阻撓開闢馬路的功績。當時東江方面桂軍着着敗退，已退到廣州附近。將帥意見分歧，兵無鬥志，已不能再戰，乃分路向北江、西江撤退。不意在四會、肇慶間之蓮塘均附近，遭粵軍截擊。退至肇慶峽附近，該處有林隱青所建之洋灰鋼筋堅固工程，原擬憑險固守，因粵軍從四會，經狗石，出綠步圩，包抄肇慶之後路，於是又向梧州撤退。此時各高級軍官皆乘船先走，各軍隊伍混亂已極，但黃紹竑那一營紀律仍舊很好。到肇慶峽附近時，住在一個鵝棚內。第四連一個士兵，將一個鵝包在毛毡內，為廖連長察覺，大打軍棍。但隨後到來之友軍，則將鵝全數擄殺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入夜，友軍駐地火光熊熊，不稍隱蔽。黃對團附黃旭初說：「這算什麼？」黃旭初說：「這叫露營火。」大家相顧而笑。行至綠步圩附近，已有粵軍佔領綠步圩東南端高地，阻斷他們退却路線。未能通過者，尚有萬餘人，多係由下級長官統率的隊伍。黃的那營除第二連及機槍隊外，第一連

、第三連、第四連皆未通過，三個連長（白、黃、廖）商量結果，決議由右翼向敵側後進攻，協同正面攻擊之韓彩鳳、李宗仁等友軍作戰。激戰至黃昏時候，始將敵擊退，全部安全通過。除第一連略有傷亡外，其餘皆全師而退。當日作戰，粵軍飛機飛行甚低，速度甚慢，機上無機槍，亦無炸彈，僅用木殼槍向地面疏落的射擊，因此未受一點損害。這是軍機首次出現戰場，據說後來飛到德慶附近，為桂軍散兵用步槍擊落。

到綠步圩已是黑夜，老百姓一個也不見，槍聲、火聲交響着。通過這屋焚人亂的火線，比通過敵人的火線還要困難。萬一敵人夜裏反攻，情況就不堪設想了。當黃紹竑深夜再回到所經道路時，在路旁找到了自己的部隊。他們正以整齊的隊伍，在那裏等待着。黃問他們：「為什麼還停留在這裏不前進？」他們說：

「在連長未找到之前，我們不能丟開連長而擅自退却！」這次退却證明黃紹竑平時的統御訓練相當成功。

次日退到悅城圩，這裏有座龍母廟，每年陰曆五月間的龍母節，東、西、北三江，以及廣州、香港的善男信女，都要到這裏來進香。相傳最靈驗是求子嗣，無子的人，飲過一碗龍母水，就會生子。龍母廟井水，每碗要賣一毛錢。龍母節那幾天的香客在三十萬左右，直接間接的費用，難以計算。尤其廟祝們的收入，當然非常可觀。據說：這賺錢的好差使，必須出很多錢去奔走、鑽營，才可以得到呢！

令人覺得非常詫異，沿途的市鎮，都遭受了兵劫，惟獨悅城例外。不但龍母廟未受士兵糟蹋，就是鎮上亦絲毫沒有損失，那些散亂無紀律的士兵，到了那裏，也就自動的拘束起來了。當地的老百姓，更是神態怡然，一點沒有驚慌的現象，大家都認為龍母會保護他們。中國神道設教的力量，要比政治的力量強大得多。革命，要從迷信的改革着手，否則一切落為空談！（未完）

聖文庫拾夢抒懷

隆重 李 潔 著
出版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滙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